

G7框架下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撕裂

2026年度G7峰会于6月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落下帷幕，本届峰会发布迄今为止G7针对矿产产业链约束力最强的联合文件。自2023年以来，G7以“供应链安全、去单一依赖”为叙事主线，系统性推动关键矿产产业链“去中国化”，试图构建排他性西方矿产供给体系。该政策直接打破过去三十年全球化分工体系，形成G7主导的西方供给圈与传统全球化分工链条两条平行体系，资源贸易、投资、标准规则层面出现严重割裂。

一、G7主导关键矿产供应链割裂的三大动因

G7推动全球关键矿产分工体系人为割裂、构建排他性“小圈子供应链”，本质是地缘安全博弈、产业霸权竞争、全球规则主导权争夺三重逻辑叠加。地缘安全是政治借口，产业竞争是核心诉求，规则霸权是长期目标。

（一）地缘安全动因：渲染供应脆弱性，服务于对华战略遏制

1. **军工与高端装备安全焦虑。**稀土、锂、钴、锆、石墨是导弹、雷达、隐身战机、核潜艇、卫星等军工装备的核心原料。中国占据全球稀土冶炼94%、电池材料精炼70%以上产能，G7将完整加工链条集中视为“安全软肋”，刻意炒作“资源武器化”风险，把中国合规出口管制歪曲为“经济胁迫”，以此为切割全球供应链制造政治合法性。

2. **大国竞争的战略围堵工具。**美国将关键矿产纳入对华长期竞争框架，通过G7统一设定量化红线，联合盟友打造“矿

产版北约”，试图切断中国向西方高端产业输出矿产加工品的供给通道，从上游资源端限制中国科技、新能源产业的全球辐射能力，延缓中国产业升级步伐。

3. 同盟捆绑，分摊安全成本。日本、欧洲本土几乎无战略矿产，极度依赖外部加工供给；美国借助G7机制统筹各国勘探、储备、军工采购配额，将各国供应链风险绑定，以集体行动降低单边对抗成本，稳固西方阵营地缘协同能力。

（二）经济产业动因：维护高端制造霸权，抢占绿色转型赛道

1. 消解中国全产业链竞争优势。中国依靠完整萃取工艺、规模化产能、低成本配套，垄断高附加值精炼环节，削弱美欧日新能源、动力电池、半导体材料竞争力。G7通过巨额产业补贴、本土建厂、海外冶炼投资，强行重构采矿-分离-磁体全产业链闭环，试图复制独立加工产能，打破中国的卡位优势。

2. 保障能源转型产业自主可控。风电、新能源车、储能、光伏是G7绿色增长核心支柱，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稀土永磁需求将翻倍。欧洲、日本担忧矿产材料断供推高整车、风机成本，冲击各自支柱制造业；因此以“供应链多元化”为名，人为拆分原有全球分工，规避单一加工来源带来的产业波动风险。

3. 盘活G7内部资源国经济利益。加拿大、澳大利亚拥有锂、稀土、镍原生矿产资源，借G7排他框架扩大矿产出口、吸引联盟资本开发本土矿业；美欧通过产业回流创造本土就

业，形成“资源国-工业国”内部利益闭环，排斥外部低成本加工体系参与分配。

（三）全球治理动因：重塑矿产国际规则，垄断资源治理话语权

1. 构建西方主导的排他性矿产治理体系。G7统一推出矿产溯源、环保、劳工、贸易标准，设立专属投资基金、联合储备平台、危机响应机制，要求合作资源国优先对接G7标准，将中国排除在规则制定核心圈之外，打造两套并行的全球矿产治理体系，人为割裂统一市场。

2. 以规则壁垒锁定长期产业优势。G7将自身高标准包装为全球唯一通行准则，通过贸易门槛、融资倾斜、采购限制，倒逼发展中资源国放弃与中国合作，迫使矿产上游资源向西方阵营倾斜，长期削弱中国在全球资源贸易、技术标准领域的影响力。

3. 维护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秩序。全球南方资源国与中国的资源合作，打破过去西方资本垄断矿业开发的格局。G7推动供应链割裂，本质是逆全球化操作，通过阵营化、区域化资源分工，阻止全球资源贸易格局多极化，守住发达国家对战略资源的分配主导权。

二、G7峰会推进关键矿产设为核心议题的步骤

2023日本峰会首次正式将关键矿产纳入G7能源转型与供应链安全顶层议程，出台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，奠定后续合作基础：依托国际能源署（IEA）搭建锂、钴、镍、稀土供需数据库，建立短缺预警机制；上游联合勘探鼓励G7资

本抱团在澳、加、非洲、南美布局原矿项目，分散原产地；本土回收布局，统一动力电池、电子废料回收研发合作，打造“城市矿山”补充原生矿；技术联合攻关，聚焦稀土分离、高纯冶炼、替代材料研发，弥补西方加工短板；应急协同保供，约定矿产断供、价格暴涨时开展部长级紧急磋商，协调储备释放。此次峰会以达成原则性共识为主，无大额联合投资、无量化减依赖目标，侧重搭建沟通机制。

2024意大利峰会聚焦循环经济与ESG溯源，在日本峰会五点计划基础上，把可持续开采、溯源尽职调查设为合作重心。对标OECD尽职调查指南，推动G7内部形成矿产ESG、劳工、环保准入共识；重点加码再生资源产业链，商讨车企、电池企业跨境回收合作规则。未推出全新顶层行动计划，以落实2023框架、细化行业标准为主；开始讨论将关键矿产贸易与所谓“非市场做法”挂钩，舆论层面强调供应链多元化诉求。成员国在本土开矿环保约束、海外投资风险分担上分歧明显，实操项目推进缓慢。

2025加拿大峰会发布《关键矿产行动计划》（CMAP），确立三大核心支柱：建立标准化市场，制定负责任采矿、加工、贸易统一路线图，以ESG和溯源体系为基础，建立市场准入门槛；撬动公私资本，设立多边引导基金，联动多边开发银行投资海外矿山、本土冶炼项目；全链条创新合作，攻坚冶炼提纯、再生提矿、矿产替代技术。牵头成立G7关键矿产生产联盟，吸纳澳、韩、印等伙伴国加入；多伦多能源部长会公布首轮联合投资项目，撬动百亿级资本投向锂、稀土、

石墨等资源国矿区与本土精炼产能；明确将稀土永磁、锂电原料、半导体小金属列为战略优先级，提出中长期降低单一来源依赖的愿景，但未设硬性量化指标。

三、2026法国峰会谈判结果及内部争论焦点

（一）峰会成果：发布《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宣言》

以CMAP为蓝本升级合作目标：力争2030年前将稀土、永磁材料对G7+伙伴以外单一供应方依赖度降至60%以下，中长期向50%靠拢；年底前为锂、钴、镍、镓、锗等其他小金属制定分品类减依赖指标；推动供应链多元化、本土/友岸冶炼加工、强化回收循环；反对所谓“非市场贸易措施”。推进机制升级：强化IEA统筹职能，扩容矿产数据监测、价格预警、危机协同平台，打通成员国战略储备信息；溯源准入落地试点，以锂、镍、稀土为试点，要求进入G7市场的产品提供矿物全链条溯源凭证；探讨成员国建立关键矿产最低安全储备（如90天刚需库存）、突发事件联合释储机制。推进盟友产业链分工：日本主攻永磁加工、欧盟深耕电池材料、美国布局军工高纯小金属、加拿大和澳洲保障上游原矿供给。

（二）核心分歧：内部成员博弈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

1. 治理主导。美国希望以美方技术、AI定价模型、国防需求为核心规则，统筹长协采购、海外投矿、危机调配，打造“矿产版小OPEC”。法、德主张依托IEA国际能源署、OECD现有成熟多边平台增设矿产秘书处，拒绝另起炉灶成立美国掌控的新联盟；法国借轮值国身份争取欧洲在规则制定、ESG溯源、可持续采矿标准上的话语权，不愿产业链定价、储备

调度被美国把控。加、英支持在现有国际机构扩容，不单独站队美国排他性联盟，优先保障本土矿业开发自主权。

2. 市场干预。美方提议设立联盟内部价格托底、浮动关税对冲外部低价矿源，用美军方AI模型制定参考价，通过补贴抬高盟友矿山盈利，刺激本土与友岸开采。欧盟认为人为定价、关税壁垒会推高成本，使下游车企、风电、电子产业承压；质疑美方AI定价中立性，破坏自由贸易规则；担忧贸易对抗加剧供应波动。日韩制造业高度依赖低成本矿产进口，对强干预手段态度保守。

3. 补贴分担。美国希望成员国按产业受益比例分摊联合基金，欧洲多出资、资源国（加、澳）出让矿权、日韩下游产业反哺上游投资；法德财政压力较大，不愿无条件大额买单本土冶炼、海外高风险矿山项目，要求公共资本撬动私人资本为主，G7仅做政策背书。对补贴投向上游挖矿、中游冶炼还是下游回收分歧巨大：美国偏向军工高纯小金属，欧洲侧重动力电池矿产循环，日本优先稀土永磁加工，很难统一出资优先级。

4. 储备模式。日本提议设定统一最低储备阈值（如90天刚需用量），建立G7跨国家库存互通、应急统一释储机制，遇到断供时由联盟统筹调拨；美国倾向建立分层储备，国防关键小金属联盟统筹，民用矿产各国自管；欧盟坚决反对交出本国战略矿产库存控制权，担心危机时期储备调配向美国军工倾斜，坚持各国自主掌握储备、仅自愿协商互助，不搞强制性共享库。最终宣言只保留“探讨协同储备”软性表述，

无硬性统一储备规则。

5. 脱钩节奏。美国推动严苛溯源白名单，限制非盟友来源矿物进入G7高端制造、军工产业链，快速降低对外加工环节依赖；法德短期内无法完全脱离外部加工产能，反对一刀切贸易壁垒，主张ESG溯源合规优先而非地缘排他；美国想垄断高纯军工材料加工，欧盟想做大电池材料，日本守住永磁制造，盟友间存在产能竞争、市场开放诉求矛盾；加拿大、北欧本土开矿受原住民、环评约束强，不愿为扩产放松环保标准，与美国快速上马本土矿山的诉求冲突。

四、供应链撕裂带来的全球多维负面冲击

1. 全球碳中和进程受阻，绿色转型成本大幅抬升。IEA测算，若全球分裂为两套独立矿产供应链，2030年全球锂、稀土供给成本将上升40%-50%，风电、电动车、储能设备终端价格同步上涨，延缓各国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节奏。G7新建冶炼厂建设周期普遍8-10年，2030年前无法弥补中国冶炼产能缺口，短期全球矿产供给持续紧张，碳中和目标实现难度显著增加。同时重复建设大量冶炼项目，矿产开采、加工碳排放翻倍，与G7宣称的绿色低碳目标形成内在悖论。

2. 发展中资源出口国陷入两难，经济发展空间被挤压。非洲、东南亚、南美矿产资源国高度依赖矿产出口外汇，G7强制要求资源国仅向西方供应原矿、配套建设西方冶炼厂，限制其与中国合作发展本土深加工产业，剥夺资源国产业升级机会。资源国若加入G7矿产联盟，将失去中国庞大精炼加工市场；若维持对华合作，则面临G7投资、贸易制裁压力，

被迫在两大阵营间妥协，资源收益被西方资本大幅压缩，资源民族主义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。

3. 全球多边贸易治理体系遭受破坏，资源贸易规则碎片化。过去数十年，全球矿产贸易依托WTO多边规则实现自由流通、分工协作。G7绕开多边框架，构建排他性小圈子，单方面制定矿产溯源、ESG、贸易管制规则，形成区域性壁垒，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统一性。两套互不兼容的准入标准增加全球贸易摩擦概率，矿产出口管制、关税壁垒、投资限制常态化，全球资源治理从多边协作转向阵营对抗。

4. G7联盟自身战略目标难以落地，产业复苏不及预期。受内部利益撕裂制约，G7“2030年降低单一外部依赖”目标存在显著执行缺口：欧日制造业企业仍大量进口中国精炼矿产，加澳对华原矿出口难以完全切断，新建冶炼项目融资进度滞后。高额补贴加重各国财政负担，产业链本土化带来的成本压力削弱西方新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，撕裂战略并未真正提升G7供应链韧性，反而制造更多结构性经济难题。

G7以“供应链安全”为包装，通过割裂全球一体化矿产分工，同步实现遏制中国、保住高端制造优势、垄断全球资源治理三重战略目标，日益成为分裂与对抗的放大器。供应链撕裂本质是地缘政治凌驾全球产业分工规律的产物，不仅推高全球绿色转型成本、阻碍碳中和进程、损害发展中资源国经济利益，同时G7自身也因内部利益冲突难以达成预设的自主供给目标。